

他看到我在外面，他跑出來找我，他說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站出來了，為什麼這麼多臺灣人民支持我們，馬英九還是不理我們？那個大男孩講著講著就哭起來。那當然那個時候會覺得很難過，那也完全都可以了解說他會有這樣的心情。

所以在接下來整個步伐上面，開始有一些調整，所謂開始有一些調整是說，把那個訴求的對象，事實上不是只有限於馬，移轉到整個國會，因為我們要的訴求本身，不管是立法還是立法以後再審查，這兩件事情某個程度上都是國會的職權，那開始請那些立法委員重新思考他們的決定，2006年(編按：應是2016年)馬英九沒有要選舉，他或許也不會再待在臺灣，我說或許，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但是你們這些年，你們2006年(編按：應是2016年)可能還要再面臨下一次，你們真的要決定把自己跟馬英九綁在一起嗎？那當然這個方向跟這個策略調整完了以後，接下來的發展就如同各位後來所知道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第二個問題，對於不是念法律、對於不是念經濟的朋友來講，要怎麼樣去了解這個問題，其實服貿協議它所涉及到的產業非常非常的多，有很多資訊是很難有一個人說他是超人，我完全了解服貿它所可能帶來給我們的影響，如果有人講這樣子的話，他一定在說謊，我可以很清楚的跟你講他一定在說謊，因為服貿我們到目前為止，你如果把它清楚的爬梳出來，其實有三個層次的問題，我們現在是在打第一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就是程序性的問題，國會審查機制的問題。

那到第二層次的問題是總論，所謂總論就是服貿它在整個架構下面，對於我們國家安全 社會安全 就業以及經濟，各個層面所可能會造成的衝擊還有影響。

到第三個層面是各論，所謂各論就是，你要去看細的各個產業，每一個產業它所可能分布的狀態，那你要看到每個各個的產業，老實講你對那個產業的運作本身，沒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跟了解，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去年夏天我們開始做的時候，某個程度上是分組，所謂分組就是不一樣的人他去處理不同層次的問題，那像我們念法律的就比較會去處理，像在第一個層次，程序面上面的問題，譬如說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種條例立法的必要性，如果立了法應該要怎麼訂；那第二個層次就是總論性的問題，鄭秀玲老師她目前一直在負責的，從去年，她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她一直在講總論性的問題，就整個

服貿協議整體而言，對於我們所可能會造成的影響跟傷害。

那第三個層次，各論性的問題，去年做得最早、最快也做得最好，事實上是出版印刷界他們所做的，就郝明義先生他就號召一些出版界的朋友來做出版印刷業，那台大新聞所的張錦華老師也是跟我們一起打反媒體壟斷運動的一個很好的戰友，她事實上就是在處理新聞自由的問題，那後來又加入了其他的老師，像台大電機系的林宗男老師他做的……

(影片結束)